

年味

王秋(汶上)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……”童年记忆中，年味是从腊八粥的香甜里氤氲起来的。袅袅升腾的白雾中，一碗香稠的粥，喝得通身发热，那份暖，从胃里蔓延到心底。

腊月二十三，“忙年”正式拉开帷幕。家家户户赶年集办年货，杀猪剖肉、蒸馒头、炸丸子，隆重迎接这一年中最大的节日。谁家飘出了鱼香味、馒头香，孩子们的鼻子比猫都灵敏，窜了这家窜那家。对于我们，这些美食无异于饕餮盛宴，谁不抓紧时间大快朵颐？年味儿，飘在屋顶的炊烟里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里。

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村民写对联的任务就交给了他。腊月二十五六开始，有时会写到大年三十早上，我家的桌椅上、泥地上、院子里，铺满了红彤彤的春联。农人美好的心愿，洇染在浓浓的墨香里。

年三十中午包肉水饺，白菜或萝卜猪肉馅。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，配上几个硬菜，一家人围坐火炉，热热闹闹吃顿团圆饭，辛苦一年了，终于可以犒劳犒劳自己；晚上边看春节联欢晚会，边包初一的素水饺，寓意“素素静静”。包完水饺，大人闲话守岁，小孩子将压岁钱放在枕头底下甜甜入梦。朦胧中被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惊醒，一骨碌爬起来，穿上新衣跑出去，囫囵咽几个素水饺，便兴致勃勃加入放鞭炮大军。胡同里，成群结队串门拜年的人，提着酒瓶，嘴里说着“过年好”。鞭炮燃后的硝烟味、饺香味、酒香味，弥漫在空气中，久久不散。

童年渐行渐远，记忆里的年味儿，却越来越醇厚香浓，一如那份淳朴的乡情。又到年关，多想推开时空之门，轻轻走回去，在熟悉的年味儿中，抱紧那份回忆为人生取暖。

蓝布围裙过新年

王珊(汶上)

常言道，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。这个“婆”，如今就是我了。

三十年前过新年，我这个新媳妇“学”蒸馒头。腊月二十九，鸡叫三遍，天还墨黑，公公就起身了。婆婆为他系上一件崭新的蓝布围裙，公公便开始和面。那双长满老茧的手，一捏一捻，一捻一捏，面团在他掌上仿佛渐渐有了生命。我虽说“学”，却只尴尬地支楞着两手，不知该做什么。婆婆轻声说：“怪冷的，你赶紧歇着。一会儿尝尝你爸蒸的馒头，那叫一个香。”

第一笼馒头出锅，婆婆拣了最胖的枣花馒头，掰开，递给我一半：“尝尝你爸的手艺。”馒头是烫的，心是甜的。那一刻的滋味，成了“过年”最笃实的暖意。

三十年后，那件褪了色却更显柔软的蓝围裙，穿在了老公身上。他成了家中最忙碌的那个。我的身份，则悄然换成了婆婆与打杂的。我的公婆坐在电视机前，春晚依旧热闹，公公拿着手机刷着短视频。儿媳小婷在客厅与厨房间穿梭，面色红红的，眼睛亮亮的，害羞地问：“妈，我干点啥呀？”

“乖，你什么也不用干，咱家有个规矩，干活只传男不传女。”我朝老公努努嘴。

他在“滋滋”炸响的油锅中抬起头，笑着大声应和：“对！这旧围裙就是你爷爷传给我的宝贝，你妈想抢，我都不给。以后啊，我再传给儿子。”

“爸，我不急，您先穿几年再给我也不迟。”

儿子话音一落，全家笑作一团。电视机里，春晚正好唱到“今儿个真高兴”；而窗外渐次响起，已是迎接新年的电子鞭炮声。

跃马春来早

李进军(汶上)

“立春了！立春了！”屏幕上，春的讯息撩拨着沉寂冬的心弦，令人精神为之一振，禁不住要敞开喉咙，应和这春天之歌。

在中国人的观念里，立春不仅是一个节气，标志着万物复苏，更是一个生命的勃发点，是无限希望和美好的开始。

肩负使命的春风，驾着白驹，星夜兼程，终于在旧历年前，回到人间。

它步履虽轻，却惊动了漫漫长夜。严寒悄然退却，那晦暗的转身，宣告冬天正式退场。

腊梅欣喜地望着春风，绽开了明媚的笑脸。这一刻，她等得太久——从朔风凛冽、冰封万里时，她便在枝头系满黄丝带，热切盼望着春风的归期。如今，一番彻骨寒凉终得雪化香弥，她以满树明媚、扑鼻清香，回馈这重逢的喜悦。

垂柳早就按捺不住，眯着惺忪睡眼，向外偷偷张望了无数次。黯淡的灰青不是她的所爱，一袭碧玉般的绿丝绦才是心之所向。朝思暮想，望眼欲穿，就等着巧手的春风小哥，携一片翠绿，挥手为剪，为她裁一身过年的新衣裳。

低矮的小草不说话，耳朵紧贴坚硬泥土。春风的足音，早已将他们唤醒。纤纤小草们攒足了劲儿，只待春风一声令下，便“绿染千里”。

人盼春来早。殷切的人们，已开启盛大的迎春仪式。大红的灯笼绵延数十里，跃动的灯火，照亮通往春天的旅途。那庄重喜庆的中国红，带着深入骨髓的执念，融入血脉的祈愿！

吹面不寒，正可对春引吭高歌；屠苏入暖，恰宜与春尽情把盏！

春立年前，寓意风调雨顺，岁稔时康；春立年前，昭示暖潮涌动，好事连连。多幸运，能驾此春风，欢度人间盛年！

逢年猪肉香

李吉芳(汶上)

腊月里，重庆博主杀年猪的视频引来数百万人围观。而在三四十年前的鲁西南，这般景象却是再寻常不过的年关风景。杀年猪，是一场深植于血脉的乡土典礼，也是一整年辛苦期待的鲜活犒赏。

天色清寒的黎明，杀猪“戏”热闹开场。汉子们围向猪圈，肥猪嚎叫冲撞。众人合力将其按上木案，屠夫眼疾手快，白刃精准没入脖颈，嚎声渐歇。那一刀利落而坦荡，带着生活本身的力量。

体温尚存的猪肉被高挂起来，油脂缓缓下滴，香气弥漫。主人家摆酒设宴，用刚煮好的鲜肉招待乡邻。推杯换盏间，聊的是收成，盼的是明年。孩子们则举着吹胀的猪尿泡当气球，满村奔跑，神气活现。

鲁西南人吃猪，物尽其用。猪头肉酱红咸香，五花肉红烧软糯，下水或爆炒或拼盘，连猪皮也熬成晶莹的肉冻。而杀年猪更是温情的邻里交响——谁家杀了猪，都要给左邻右舍送上一些，递出去的是肉，更是沉甸甸的乡情。

从逮猪、宰杀到烹煮、分享，鲁西南的杀年猪，早已超越一顿饭食的范畴。它是一种文化仪式，镌刻着农耕大地的呼吸。如今，这股全村参与、热气蒸腾的场景已渐行渐远。但每至年关，那记忆里的肉香与喧腾，那份对团圆与丰饶的朴素向往，便会如期苏醒。那弥漫在腊月寒风里的肉香，是童年最深的印记，是乡愁最温暖的底色，也是一代代人心，不曾遗失的团圆密码……

马到福来

孙恒昌(汶上)

年意，是踏着渐暖的春风来的。它不再只藏在喧闹的鞭炮声里，也不全在陡然拥挤的车流中，而是悄然凝于那无处不在的“福”字里——尤其是今年，那个形如奔马、寓意吉祥的“福”，成了马年最生动的注脚。

腊八过后，一幅幅红艳的“福”字便映入眼帘。楷书“福”端庄雍容，寄托着对家国安康的祝祷；行书“福”流畅飞扬，仿佛载着每个人如意的心愿；而最惹人注目的，是那匠心独运、形似骏马的“福”，它一路奔腾，直将“马到成功”的吉兆送到人们眼前。福，这个汉字里最深情的字眼，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满生活的全部向往。

我正在家中默想万马驰骋的意境，敲门声轻轻响起。打开门，是邻居李哥淳朴的笑脸：“知道您字写得好，能给写六个‘福’不？”望着他眼中那份诚挚的期盼，我欣然展纸研墨。笔锋流转间，写下的何止是字，更是对日子的一份滚烫祈愿。他接过“福”字，连连道谢。除夕那天，看他家也将那红艳艳的“福”端端正正贴在门楣中央。那一贴、一按，是手的温度，也是心的安放。

年夜饭，是一年中最为隆重温暖的篇章。四面八方归来的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母亲望着满堂儿孙，笑意从眼角漫到眉梢。那笑容里，有满足，也许还藏着一丝对孩子们新岁“马不停蹄”、奋发向前的殷殷期待。父亲话语不多，目光却久久落在电视里“马年大吉”的画面上，眼神温和而深远……

柴火灶

李跟春(汶上)

近几年，时常怀念老家灶房里的烟火味儿。自从把父母接进城里住，便很少回老家。老家的柴火灶长年不用，已经有些坍塌，于是我动了重新垒一个的念头。去年春节回老家拜年，得知堂哥擅长垒柴火灶，还是最时髦的那种“自来风”，今年春天就请他在原址换了一个新灶。

不知不觉中，一家人回老家的次数明显增多了。以前我很少进厨房，自从垒了新灶，却喜欢上了做饭，没事就跟着短视频刷攻略。

母亲在院子里种了几垄菜，我在一角搭了个凉棚，棚下做了架秋千。又请人把墙壁粉刷了一遍，小院立时显出生气。整改后大姐带外甥来，小家伙进院便惊呼：“这就是我的梦中情院啊！”

女儿喜欢小动物，在楼上养了几只小鸡小兔子。它们长大后，楼上放不开，也脏，我打算处理掉，但女儿坚决不让，为此我们没少置气。后来我在小院搭了个鸡舍，安了自动投喂装置，还装了监控，可以全天候查看实况，女儿才同意把她的宝贝们放养在老家。从前她嫌弃老家脏乱差，不肯去；现在好了，每到周末，她成了第一个嚷嚷着要回老家的人。女儿最爱吃我用柴火灶做的铁锅炖大鹅，炖熟一只鹅要烧掉一整根旧床腿。有次她啃着鹅腿，我问她下周想吃什么，她脱口而出：“再吃一根床腿儿！”

我时常邀请邻居和亲戚到小院里玩，大家围着柴火灶，往事一件件浮现，邻里亲情伴着炊烟，更加有了温度。

转眼又到了年底，大姐在微信群里问，春节在哪里相聚？女儿抢着说：“回老家，老家有柴火灶儿。”